

後漢書





列傳卷第七

范曄

後漢書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異

岑彭

賈復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

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

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

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以郡

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

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中

車鄉

中車鄉名也在父城界

異間出行屬縣

間出猶微行行音下

孟反 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

呂晏

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綝音丑心反

並從光武因

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

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

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

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

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

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

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



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

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

從事異因薦邑子鉅期音姚叔壽段建左隆

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

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為

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竟字子期

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武

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

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

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

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閒進說曰天

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從音子用反 橫音胡孟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

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

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

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

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鈿期

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



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

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

草舍舍止息也至饒陽無萋亭無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萋音力

于反時天寒烈眾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日光

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

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

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爇音而悅反

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異復進麥飯菟肩因

復度虜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虜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

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  
言度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  
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  
是傳非諸家之書並然亦未詳其故  
使異別收

河閒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

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異為人謙退不

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

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進止皆有表

識

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



隸隸屬也表山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重也別擊破鐵脛

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又降匈奴于

林闡頓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闡音蹋頓音確因從

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

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儁東觀記儁字作矯將

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大守武勃共守洛陽

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

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

異為孟津將軍

孟地名古今以為津

統二郡軍河上

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孔子家語

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

昔微

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

史記曰微子名

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

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

周勃迎

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少帝

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

昌邑王賀賀無道  
光廢之而立宣帝  
彼皆畏天知命  
覩存亡之

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

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

不閒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

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今長安壞

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

絕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

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

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

周不足以喻

史記曰古公亶父脩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

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

季文

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亟急也古人即

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

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

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

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

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

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



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千載一會

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

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

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

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

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

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

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大破斬勃獲首五

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

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

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

得其要領今移其書

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

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

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

攻平陰以綴異

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

異遣校尉

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

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

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

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

王反畔更始敗亡

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穰王胡舫為隨王更始欲

殺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

天下無主宗廟之憂

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

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

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

神

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

心中

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

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

夏音賈

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

冢使太中大夫齋牛酒

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

屬光祿

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

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

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

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

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劔

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

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

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



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

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

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眾降異東觀記曰龜池霍郎陝王

長湖濁惠華陰楊沆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

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

等東觀記宣作重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

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

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

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

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

回谿今俗所謂回院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

四里闊二丈深  
二丈五尺也

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

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

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

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

裁小出兵所  
以示弱也

賊見執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

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

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崱

底降男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

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

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鼃池以鳥為喻可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

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方論功賞以荅

大勲時赤眉雖降眾寇猶盛延岑據藍田

王歆據下邳秦武公伐邳戎致之也隴西有上邳故城有下也芳丹據

新豐續漢書芳作茅蔣震據霸陵霸陵文帝陵因為縣名故秦芒陽

縣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

口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全醴泉縣東北呂鮪據陳倉角闕據

汧駱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鄂汝章據槐廻



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  
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  
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  
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  
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  
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  
綰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  
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  
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

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  
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  
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  
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  
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  
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  
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  
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  
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

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閒出異輒

摧挫之

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

懷來百姓申理枉結

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

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

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

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

王帝使以章示異

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

異惶

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

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

通侯即徹侯避武帝

諱改焉

受任方面以立微功

謂西方一而專以委之

皆自

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

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

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

逐

逐爭也

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

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

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



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  
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  
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  
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  
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  
吾披荆棘定關中

荆棘榛梗之  
謂以喻紛亂

既罷使中黃

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葦亭  
豆粥虘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

無忘檻車齊國賴之

史記曰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

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東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 臣今亦願

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

恩

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

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

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

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

躡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

隴因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

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

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怩

小利忸怩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忸復為之也忸音

尼丑反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

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

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

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

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

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

豪長耿定等悉畔隗躡降異上書言狀不

敢自伐

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

諸將或欲分其功帝

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

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

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

相

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

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

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

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

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

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 今遣太中大

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

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

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 義渠縣名屬北地郡 青山

胡率萬餘人降異 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屬

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巒 異又擊盧芳將賈

覽匈奴莫韃日逐王破之 莫音於六反 上郡安

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

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



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嚮子純猶搃兵據

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

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

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  
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諸將共

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

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落門

聚名在冀縣  
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

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為祈鄉

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  
東緡縣名

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

永平中徙封平

鄉侯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

彰卒子普嗣有

罪國除

東觀記曰坐鬪殺游徼會赦國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

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

善及子孫古之典也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

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

四表昭假上下

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

光耀萬世

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

追惟勲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

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

今和帝永元三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

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

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

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

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曰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也於是紹封普

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

紹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力反王莽

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  
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  
毋妻令效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  
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  
城守

前隊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與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爲大司馬又

非二師與此不同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

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  
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  
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

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歸德縣名屬北地郡

令屬伯

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

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

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

與將軍徭偉鎮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勾踐之後其後以徭為姓東觀

記曰徭作淫

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

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

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

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

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

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

中將軍最尊自執旗

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

召見彭彭因進說曰

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



韓歆南陽大人

大人謂大家豪右

可以為用乃貫歆

貫寬也

以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

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大

將軍使督察眾營

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

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

授以常所持節從

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

行大將軍事

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

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

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

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

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  
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  
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  
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  
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  
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  
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  
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  
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

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

嬰繞也謂

以城自嬰繞而守之

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與音

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

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

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

此吾不食言

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

彭復往告鮪鮪從

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

趣向也

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

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

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更始傳尹尊為郾王乃

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

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

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

淮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

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

荊州下雙葉等十餘城雙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

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雙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

屯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

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

東觀記曰豐邱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

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邱宜城若編臨沮中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邱音求紀反

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

南陽復陽縣有杏聚

又更始

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

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

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

其輜重屯據涇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

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

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武威將

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  
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  
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  
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  
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  
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涇陽續漢

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  
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

董訢降彭復與耿

奔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  
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  
見光武紀帝率諸將親



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  
釁起兵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  
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  
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  
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  
西華疾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  
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  
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  
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

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

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爲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

乃緩所獲

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

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

山大破之

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

從川

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

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

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

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

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彭

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

東觀記曰田戎西平

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

軍襄陽者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

聞秦豐被圍懼大兵

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

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

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

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

不如按甲以觀其

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圍豈況

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

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  
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彭  
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

東觀  
記曰

戎至期日灼龜卜降  
兆中併遂止不降

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

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誼彭降戎亡

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

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

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

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

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

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

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

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來川穀少水險難

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

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

都尉田鴻軍夷

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

荊州要會

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荆楊之咽喉

喻告諸

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阯牧鄧

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

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姊

也姊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

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常

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

翁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

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

征伐

續漢書曰張隆遣子畢將兵詣彭助征伐上以畢為率義侯不摠遣子故言或

於

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

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

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



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  
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  
八年彭引兵從車駕

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

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

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

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

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

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縑盛土為堤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

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

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蹕出兵尾擊諸營

彭殿為後拒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

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故諸將能全師東

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

戎程況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枋箬以木竹為之浮

於水上爾雅曰舫汭也郭景純曰水中箬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

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反汭音匹俱反擊破

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

門虎牙解在光武紀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攢

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

不利於是裴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

並船名樓船船上施樓橈小檝也爾雅曰檝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

也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

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

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

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書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濯音直

教反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

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  
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  
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  
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  
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

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  
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

奇等乘執殊死戰因

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  
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  
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

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

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

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

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

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

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

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彭到江州

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

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

徒協反平  
曲地闕  
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

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

資中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率二

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

翁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

州沂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

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見光武

紀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去

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



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

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

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

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

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

秋豪無犯豪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豪無所取邛穀王任

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雋夷

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

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

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

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

為穀陽侯穀陽縣名屬沛郡遵永平中為屯騎校

尉遵卒子伉嗣伉音口葬反伉卒子杞嗣東觀記曰杞作起元

初中坐事免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

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為光祿勳杞卒子

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

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

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

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

君伐之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我有蝨賊岑君遏之

蝨賊食禾稼蟲名狗吠不驚足下生鼯鼯長毛也

犬無追吠故足下生鼯舍哺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鼓擊也我

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猶當也美矣岑君於戲休

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熙卒子福嗣為黃

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竒之謂門人曰賈君

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  
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  
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  
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  
漢中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  
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

能至者湯武是也

堯禪舜禹湯乃放桀  
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

圖

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

淵聖  
御名

文是也

齊淵聖公小  
白晉文公

重耳春秋之時周  
衰二君霸有海內

圖相文事而不能至者六

國是也

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列  
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相文

定六國之

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

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

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

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

相施弟持我書往

施用也  
弟但也

復遂辭嘉受書

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

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

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佳反光武解左驂以

賜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官屬以復後來而

好陵折等輩調補鄣尉光武曰賈督有折

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

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

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鄣尉上署報不許也光武至信都以

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

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

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



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

被猶負也折羽為旌旗將

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

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

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  
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  
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  
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  
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  
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  
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

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連破  
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  
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  
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  
叩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  
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  
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  
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郾連破  
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

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

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

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閒連

破之新城今伊闕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

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

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今遠征而壯其勇

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

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

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

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槌胡觀陽

凡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即墨

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槌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槌一音廷

復知

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

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

廣雅曰剽

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

帝深然之遂罷

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東觀記曰

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

復為人剛

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

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

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

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高密侯鄧禹  
固始侯李通

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

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

除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

為即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

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

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

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

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

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

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

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

議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

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穎長

公主主兼食穎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

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

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徵爲長水校尉宗



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侍中順帝時  
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

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

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  
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

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  
而降義謂荆人奉

牛酒諱  
不受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

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

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

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追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

豈幾

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  
宛賊竒鋒震敵遠圖謀國

後漢列傳卷第七

太史公作史記  
論曰史記之  
針葉欣將卷第廿  
西公故公侯

針葉欣將卷第廿  
西公故公侯

針葉欣將卷第廿  
西公故公侯

針葉欣將卷第廿  
西公故公侯

針葉欣將卷第廿  
西公故公侯

列傳卷第八

范曄

後漢書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漢

陳俊

蓋延

臧宮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

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

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

鴻徇河北

續漢書曰雒縣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或謂

鴻曰吳子顏竒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

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安樂縣名屬陽郡故城在今

幽州潞縣西北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

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

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

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

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

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所出譎詐

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之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

使人召之為具食

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諸生漢召故先為

具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

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

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詎寵令具

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

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

斬王郎將帥

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闕等

及光武於廣

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

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

揚兵戲馬立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

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



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

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

行者禹曰閒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

謀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諸將鮮能及者即

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

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

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

終山名因爲國號漢爲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曾以漢無備

出迎於路漢即撫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

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

弭猶服也

遂

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

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

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

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

諸將

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

屬猶近也今

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

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

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

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  
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先武常稱曰謝  
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旣而率其兵數  
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  
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  
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  
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  
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  
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

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

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

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智能

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

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

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

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

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

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

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

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

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

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

其衆悉降

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馳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

何故與鬼語遂殺之

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

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

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

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

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

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及  
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  
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  
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  
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  
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  
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

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

東北至昌亭與虜沱河合

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

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斤漳曲周廣年



凡四縣

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斥漳在

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周縣西南廣平避隋煬帝諱改為永年縣

復率諸

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

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

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

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

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

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

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

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  
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  
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  
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  
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  
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  
起推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  
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

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

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

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前書

郅通為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

及烏相突騎三

千餘人齊鼓而進

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

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

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

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

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

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

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

五里賊皆平之

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案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

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

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

據城而反

鬲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疆宗豪右也鬲音革

諸

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

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

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

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

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

後漢列傳  
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

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

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

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

鄆州進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胸

城明年春拔胸胸縣名解見光武紀斬憲事以見劉

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臨畔夏

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

隗臨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

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  
等貪并力攻颶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  
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  
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裴  
露撓船撓短檝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  
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  
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  
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

續漢書曰捷爲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



北臨大江南中志曰  
漁涪津廣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

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

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

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橋名也解見  
公孫述傳

武陽

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

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

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

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

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

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並作禹

將萬

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井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

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  
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  
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  
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  
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  
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  
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  
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  
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

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  
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  
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  
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遠廣都甚得其宜  
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  
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  
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  
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  
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

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  
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  
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  
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  
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  
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  
關以東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  
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  
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

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劬臆音忍宕渠山  
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  
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閨其地下溼多胸臆蟲  
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

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爲岑彭  
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  
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  
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  
等漢乃乘桴泐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  
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  
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



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

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

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

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

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

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

辦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

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

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靳漢嘗出征

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

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

弟外家

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  
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

二十

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

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

詔悼愍賜謚曰忠侯

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  
為謚詔特賜謚曰忠侯

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

光故事

漢置南北軍五校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  
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

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輶車黃屋左  
纛軍陳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

子哀侯成嗣

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

旦為濯陽侯

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豫州吳房縣也音劬

以奉漢嗣旦弟盱

盱音火俱反

為筑陽侯成弟

國為新蔡侯

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

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

旦卒無子國

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

平春縣名屬江夏郡

以

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

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

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

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翁為襄

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  
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

封建信侯 建信縣名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

倚愛之親 差彊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 諒由質簡而

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論語文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

慤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 斯豈漢之方乎

方比也 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資朴忠

而見信 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

勃是見信也

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

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

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

要陽縣名光武時省

身

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

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

古者三公下至郡縣

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二人王一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

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

同謀歸光武

續漢書曰并與狐奴今王梁同勸寵

延至廣阿拜

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

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

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

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

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滑州縣也

其夏督駙馬都尉

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

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

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

德據襄邑延

進取麻鄉

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

遂

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



水驚懼引兵走出東門

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

延

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

其魯郡太守

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國

壽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

扶陽縣名屬大郡杼秋縣名屬

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音食汝反

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

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

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

人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

救永共攻延延與戰於沛

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太半永棄

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

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

楚即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

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

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

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

反音翻延

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其野穀永乏食突

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

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

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機

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

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

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

西防拔之

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

復追敗

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

舉蘭陵城降

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

憲聞之自郟

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

可直往擣郟則蘭陵必自解

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

延

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

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

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

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

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

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

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邳邳之間戰或日數

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誠

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汗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

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

走北度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

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今人齒欲相擊

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帝自將而東徼

後漢列傳八

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

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

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

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

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

街泉

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歛攻河

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

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

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

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

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蘆亭侯東觀記作

廬亭恢卒子遂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

在今鄧州向城縣南也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

為太常將軍俊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

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

與君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

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為彊弩偏將軍賜絳衣



九百領以衣  
中堅同心士

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

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  
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  
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  
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  
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  
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  
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  
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

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

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

今滑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擊頓

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大

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

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

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山因以名四年轉徇汝陽及項

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是時太山

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

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

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

嬴下續漢書曰嬴縣名屬太山郡嬴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

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稍攻下諸縣

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

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

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

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

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胸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

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

專征青徐

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誓得專征之

俊

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

千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

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

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

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

祝阿縣名屬平原郡

明年徵

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

蘄春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春侯蘄音祈

浮卒子專

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邾人也

邾縣名今汝州邾城縣也

少爲

縣亭長游徼

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

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

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

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

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爲侍中騎

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

成安縣名屬潁川郡

明年將

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

顏華嶠書韋於沮陽酈悉降之五年將兵

徇江夏擊代鄉鐘武竹里皆下之鐘武縣名屬江夏郡

故城在今申州鐘山縣西南帝使太中大夫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

節拜宮為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

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

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中廬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

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

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

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



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  
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  
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

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

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

醢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醢也

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荆門別至

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

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

將延岑盛兵於沅水

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

時宮衆多

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  
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

反音翻

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  
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  
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  
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  
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  
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  
寶

寶

華嶠書曰上壘書勞官  
賜史士絳繅六千匹

自是乘勝追北降

者以十萬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

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眾

降進拔縣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

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

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

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

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

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

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

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

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

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咸門成都

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地新定

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

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郎

陵侯郎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郎山縣西南十八年拜大中

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

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緹劫吏人自稱

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  
 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  
 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賄賞時  
 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  
 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  
 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今得逃亡逃亡則一亭  
 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  
 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  
 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

武谿水名在今

辰州盧谿縣

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

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

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

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揚虛侯馬武

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

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憂其抵突抵觸

也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

公時赤地千里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

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



時者難遇而易失也

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

將臨塞厚縣賈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

攻其左發河西四郡

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

天水隴西

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

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

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

能制剛弱能制彊

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

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

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  
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  
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  
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  
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  
善政災變不息

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

百姓驚

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顓臾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貪其土

地欲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子冉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為

子孫之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且北狄尚彊而屯

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

傳聞者異辭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

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

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

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

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

弟由為郎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

疆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

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

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

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

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公孫述戎羯喪

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

羯胡此揔謂戎夷耳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斯誠雄心尚武

之幾先志翫兵之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臧宮

馬武之徒撫鳴劔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

北矣屈原曰撫長劍兮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光武審

黃石存包桑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

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也包本也繫於桑本言其固也閉玉門以謝西域

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

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

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甲辭幣禮也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

傷黥王之陳乎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

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鷲彊實為龍驤

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白

起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電

埽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

俊休休是亦鷹揚

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後漢列傳卷第八



石符包榮  
關王門以謝西

對策既對卷策人  
西

其意  
其意

其意  
其意

贊曰吳公  
贊曰吳公

列傳卷第九

范曄

後漢書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耿弇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

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

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

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

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

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嵇康聖賢高士傳曰

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

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後為朔調連率

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

弁

少好學習父業

袁山松書曰弁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常見郡

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

事

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

及王莽敗更

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

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弁年

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

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

子子輿起兵邯鄲弁從吏孫倉衛包於富

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  
安之弇按劔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  
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  
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犍

烏合之衆

犍音力刃反

如摧枯折腐耳觀公

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  
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  
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  
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

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

續漢書曰弁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

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

弁因從光武北至薊聞

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

弁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

寵公之邑人

寵南陽宛人也

上谷太守即弁父也發

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

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

囊中

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

光武指弁曰是我

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

續漢書曰弁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

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奔既  
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  
光武遂

南馳官屬各分散奔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

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

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丹寇恂及

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

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

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

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

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眾



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  
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  
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  
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  
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  
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  
臯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  
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臯破之  
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

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  
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  
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  
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  
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  
温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弁入造牀下請

閒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

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

王匡張卬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

橫暴三輔後漢書卷九

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

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

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

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辨也辨猶成也音蒲莧反其

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

北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奔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以

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

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

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奔願

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說

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

我戲卿耳乃拜弇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

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

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

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

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

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

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辟范陽數日乃振

壁謂築壘壁也 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

次連戰破之 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

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 光武還薊復遣弁與吳漢景

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

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

及平谷 平谷解見光武紀 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

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 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

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 至浚靡而還 浚靡

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 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

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爲  
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  
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  
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  
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  
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  
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  
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  
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



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  
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  
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  
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  
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  
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  
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  
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  
善之進封況爲隃麋侯

隃麋縣名屬右扶風  
故城在今隴州汧陽

縣東南  
諭音踰

乃命弁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

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

皆破之

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  
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

名故城在今易  
州易縣東南

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

縣名屬  
涿郡

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

陽鄉縣名屬  
涿郡故城在

今幽州故  
安縣西北

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

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喜

胡騎經軍都

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  
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

舒襲

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

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

祿大夫持節迎況

袁山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

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誼行在所

賜甲弟奉朝請封牟平

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

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

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

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

河以度

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

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

歷下

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

又分兵屯祝阿

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莊縣

東別於太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弇

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

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

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

敢守巨里

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

弇進兵先

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阬澗數

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

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

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  
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  
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  
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

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

爾雅曰山脊曰

岡坡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

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

兇恐懼聲音呼勇反

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  
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

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

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

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

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

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灑水因名焉

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

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

攻乃勅諸校會

會猶集也

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之晨夜備守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

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

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

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



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  
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  
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  
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  
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  
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  
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  
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懼  
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今軍中無得妄掠

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

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

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弁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又皆

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

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號二十萬至臨淄

大城東將攻弁表山松書曰弁上書曰巨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

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

獲上是其計也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

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

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

伏琛齊地記曰  
小城內有漢景

土祠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

王宮壞臺望之

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  
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

視

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  
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刀截之左  
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日復勒兵出是時  
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  
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  
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

兩旁伏兵如鳥之翼

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

縱擊追至鉅昧水上

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

八

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

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

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

歷下以開基

前書曰齊屯兵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

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

韓信襲擊已降

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

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今擊之食其音異基也

將軍獨拔勅敵其功

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

帝詔衛尉不聽為仇

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

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

張

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

徒釋其怨

大司徒伏湛即隆之父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

前在南陽建此大策

謂龔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

張步常以為落落難合落落猶有有志者事竟成也

成也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

青州北海縣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音竹林反

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

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菑

等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向十餘萬

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

至城陽降五校餘黨祝阿餘黨也齊地悉平振

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右扶



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

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

將來歛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  
奔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常挫折  
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  
廣舉並為中郎將奔兄弟六人皆垂青紫  
省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及況卒謚烈侯少  
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奔戶邑上大將軍  
印綬罷上音時掌反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  
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

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  
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  
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  
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  
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  
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  
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

錄

注云援字伯緒官  
至河東太守也

牟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

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

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

后以妃為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

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

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

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

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

也至此避殤帝諱改焉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

等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

爵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使緣注曰寶字

君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

詔封寶子箕牟平侯爲侍中以恒爲陽亭  
侯承爲羽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  
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  
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  
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

之廟勝矣

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王實

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豪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

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  
謂謀兵於廟而勝敵

弁汝策河北定計南

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剋拔全齊

而無尺寸功夫豈不懷

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

將時

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

忌

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

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

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

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

東觀記慮作憲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

拜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

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萸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

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

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今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

厲四夷宇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閑之警

晏晚

也有警急則開門晚也

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

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

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

為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

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

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

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嘗帶八圍博通書記能  
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  
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  
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旣  
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闈問  
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  
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  
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

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  
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  
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  
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  
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  
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  
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  
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  
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

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  
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  
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

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

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

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

其精騎徑造固辟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

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

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

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東觀記曰脫帽趨鳴馬蹶也

秉將

以詔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

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  
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  
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代栢虞為光祿  
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  
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  
人送葬謚曰栢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  
或至黎面流血

黎即勞字古通用也  
勞割也音力私反

長子冲

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  
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



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  
十三年與大醫令吉平平或作平丞相司直韋  
況晃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  
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  
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三年  
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  
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  
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

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

栗邑侯

栗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會北單于弟

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眾八部二

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為

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

奪爵土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

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擊

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

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  
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  
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  
單于遣莫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  
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  
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  
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  
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  
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

匈奴中郎將鄭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徵下獄

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

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

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

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

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

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

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

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

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

部金蒲城

金蒲城車師後王庭也今庭州蒲昌縣城是也

謁者關寵

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

柳中今西州縣

屯各置

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

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

所賜公主博具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

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

願遣子入侍恭

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

于遣左鹿彘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  
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  
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  
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  
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  
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  
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  
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  
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



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

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

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

之竿謂壓竿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

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

城因以為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

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

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

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

去時焉者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  
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  
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  
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  
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  
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  
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  
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

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

二部謂關寵及恭也

匈奴圍之歷旬

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

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  
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  
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  
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  
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  
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

車師攻交河城

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  
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

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  
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

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

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

虜驚走車師復降

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營降

會關寵已

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  
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  
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  
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  
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  
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  
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  
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

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

月至玉門

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

煌明即玉門關也

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

槁中郎將鄭衆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  
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  
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  
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  
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  
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



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冢蒙

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

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

共丞

共今衛州  
共城縣

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

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

據東觀  
記馬嚴

齎牛酒釋服

奪情不  
今追服

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

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

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

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

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

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

姐音紫又子也

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

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

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

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

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

忤於防

忿恭薦竇固奪其權

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

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銜下獄免

官歸本郡卒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

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

元初

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

子宏畢並為郎畢字季遇順帝初為烏桓

校尉

遇或為過

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

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

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

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

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

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  
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  
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

大漢羞

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  
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氈毛

并啜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  
武北海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

後覽耿恭

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

於生以至是乎

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  
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

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

曹子魯大夫曹劌也  
一曰曹沫史記曰齊

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墜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解見寇恂

也傳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

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

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

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

蛇之章以為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曰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

漢營請閒趙殿醞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

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

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鮮卑

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

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

枯泉飛液

後漢列傳卷第九